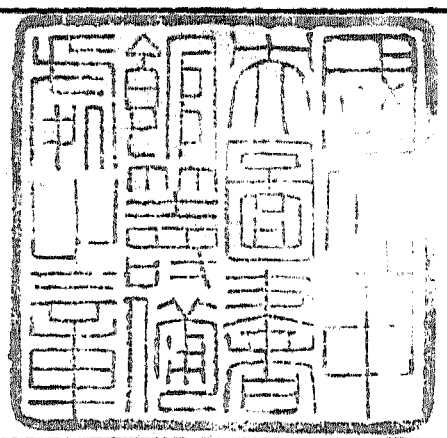
忠貞錄

忠貞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部
傳記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忠貞録　傳記類二　名人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忠貞録三卷附録一卷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維樾字蔭昌增志字可任俱吉州安福人是編為其同里卓敬而作卷一為遺稿凡詩十九首序二首誌銘一首而冠遺稿序卷二卷三為後人記載題詠詩文而附

錄黃養正陳茂烈二傳皆敬鄉人也然養正
為敬門人又死于土木之難其附錄為宜茂
烈與敬別無淵源而又以棄官養母終于鄉
里其事蓋然不類附之忠貞錄中名實舛矣
敬非惟死節慷慨震耀千古即燕王來朝之
時容請乘其不意徙封之于南昌計亦良善
其疏雖無完本然劉球所作傳中尚載其畧
不錄之于遺稿中亦編次之疎也敬在明初

不以詩名而所作落落有氣格如五言之小

舟衝浪出幽鳥背人飛七言之白雲忽去山

在户紅日乍晴人倚欄絶句晚眺云浣花溪

上雙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門外青山三十

六讀書終日倚欄杆題山水云長松雨過秋

聲滿日日攜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興載

將山色過江來栽梅云風流東閣題詩客瀟

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

種梅花亦皆有發惜其所傳不多不能自為一集故仍從崔與之集例入之傳記類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忠貞錄原序

忠貞錄者何李君維樾林君增志裒其鄉先達卓忠貞公所為詩若文而輯之并裒其後之悼忠貞詩若文而並輯之而以黃陳兩先生事附載焉輯公詩若文昭文獻也重忠貞也輯悼公詩若文志公義也篤景行也附黃以死難則忠彷於批鱗附陳以陳情則孝媲乎馮虎諧臭味也公識慮超羣大節不奪才猷智勇集於厥躬而以翰墨求之僅百分一耳且於書無所不窺吐詞為

經自足垂雲漢而驟風雨倘獲覩其全書必有可備一代之典者而以無意為文或志存乎削稿有心忌諱或恐匿其遺言欲尋隻字片紙於二百餘年之後竟寥寥焉以茲集求公之翰墨又百分一耳則茲集似不足重公乎余曰不然夫文與行非裂而二也故曰詩言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少卿河梁之別淺視漢恩仲宣從軍之行盛稱魏德此為詬厲安用文之然而墨允采薇爰歌虞夏左徒沉汨乃賦離騷陳雲遽月之悲守睢陽

而畢命闕之弔望柴市以甘心氣與秋日爭高
詞共春葩比麗文章節義之合而雙美者也公詩如古
風七言律雅饒風致如七言絶氣清骨秀翩翩乎藐姑
氷雪矣序文質樸極堪咀嚼而不為爽口之味居然先
輩典型篇章雖少諸體具列然一斑寸臠而轉覺盈笥
充棟者之無色也昔文山公廷對策王公應麟許其忠
肝方公孝孺賦紫芝甘露我皇祖見而韙之曰此異人
也留以遺後詞章之可覩人品如此即以茲集見忠貞

之全何不可哉林君曰夫忠貞之産於地如江湖然無之而非然亦有氣類焉風俗是也忠貞之揭於天如日月然無時而非然亦有際會焉機緣是也公之大節當文皇而亟稱至神廟而大明而後之感懷悲憤慷慨涕洟神游於公而不得見者遑遑為之序記詩誄傳贊以寫其向慕之衷蓋人人一轍矣而傳之者為劉公球為之祠者為朱公祀田而祀之者為王公士翹奉明詔以恤錄者為周公悠皆吉州安福人也今周公鳴以郡別

駕視篆吾瑞乃割俸葺其祠康公元穗來令甫下車輒首興教化以表章公為已任既捐金以竣祠事復亟亟梓其錄二公亦安福人安福為吉州節義之鄉氣類之感良為非偶豈非機緣之奇遘乎 闕

紀安福之多賢 闕 西藩侯公一元序

襄守吉州習其氣類今者復值機緣之會不可以無言余則安能望侯公烝林君之命不敢負也故僭為序其端若夫忠貞事實則先後詩若文已無遺佚而黃陳兩

先生生平崖畧亦各具本傳中無煩贅及矣項維聰序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卷一

古詩

明李維楨增志同編

梅雨潭

橫空峭壁瀉飛瀑聲震澗霆搖地軸細縕氣濕浮太空
衝崖散作珠萬斛源頭直與銀河通半空簸落花流淙
此境定知無炎熱萬壑千巖灑晴雪

溪山行贈友人

溪山行行失路浩歌溪山怒山高既莫陟水深豈能渡水深游蛟龍山高嗥虎狼虎狼叱咤不可聞蛟龍鬬局奚可當山自高水自深抱琴何處求知音知音既遇心神閒為君說盡行路艱溪山路鄙小行行勿復道蛟龍虎狼纔傷夷與君直上青雲梯

五言律

陳叔起畫

野徑通禪刹溪流沒釣磯小舟衝浪出幽鳥背人飛遠樹浮蒼靄空山淡落暉竹廬吾所愛眞與世相違

七言律

西施菊

返魂香幻作秋叢賞識東籬靖節翁粧濕有痕凝曉露酒酣無力倚西風恃妍曾得夫差寵雪恥先來范蠡功千古館娃遺恨處清吟難與洗妖紅

寶香

此室不如斗來大此心不啻天樣寬白雲忽去山在戶
紅日乍晴人倚闌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
詩成大笑出門去長空浩蕩江水渾

贈周孟秩考滿之京

計吏循良籍籍名驅車就道馬蹄輕九重雨露沾衣濕
萬里山河映日明步入翠華殿最班聯玉笋沐恩榮
策勳樹伐男兒事竚見褒書下帝京

元旦送鄉兄襄陽守鮑東園回朝

長樂鳴鞭曙色開履端輯瑞遠臣來關　祥雲合

玉佩初臨關　寶歷新看關　星蚤已見中台

鈞天更聽昇平曲湛露承關　壽杯

七言絶句

晚眺

浣花溪上雙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門外青山三十六

讀書終日倚闌干

墨竹

洞庭木落水生波月入斜窓露氣多虞關　秋自晚
滿江煙雨泣湘娥

墨菊

我向玄都逢羽士自言種菊不多根灌園只汲臨池水
歲歲開花帶墨痕

紅梅

誰教姑射飲流霞爛醉西湖處士家幾度春風吹不醒
至今顏色似桃花

梅影

華光淡墨鵝溪絹不似天公巧絶奇碧水晴沙風定後
空山茅屋月明時

二月梅

每日尋芳盡醉歸溪陰沙岸忽橫枝暗香浮動梨花月
春色平分正此時

落梅

山中昨夜東風惡詩客柴門向晚開狼籍一庭春意思

半飄風雨半依苔

栽梅

風流東閣題詩客瀟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

自鋤明月種梅花

題扇

夜入瑤臺看明月吹簫惟有董雙成碧桃花外人騎鶴

報道天書下玉京

山水

長松雨過秋陰滿日日攜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興
載將山色過江來

春興

杖藜徐步出門去好花無數媚巖阿摘花歸去不成插
坐對芳池春水多

又

雨過前山花寂寂日照嵐光翠欲滴長嘯一聲陰霧開
習習清風滿巖壁

序

送周孟秩之任序

洪武己巳孟春周君孟秩世居温之瑞安溪西世家由人材舉授永春縣丞有政聲考最欽受朝命陞知河間寧津令歸鄉里省墓而行邑縉紳之士平昔與君交游者皆歌詩以餞之祖筵既陳予為序乃酌酒而告之曰昔者聖門高弟子賤之治單父終日鼓琴而大治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聞而韙之周君生長衣冠

之系詩禮之傳固有本關
道則是聖人之徒也觀關
為學既久措諸政事其設施必有大過人者今也製錦
於斯固未足以盡其才也雖然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
宿當思所以忠君愛民之道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也幸
勿以一邑如斗而屑意焉吾聞子程子有言曰使民各
得輸其情正已以格物斯言足為後世法君今莅政寧
津以禮樂為教不欺於心毋怠於事化成俗美使民為

學聖人之

資質醇厚倜儻有

三代之民而樂聖朝雝熙之治則君不負所學而循吏
可幾詎容二賢專美於前而已乎他日言治邑廉能有
聲者必吾孟秩也敬忝辱令先君之德故贈言不以頌
而以規并系之以詩云分符百里信非輕果爾鶯遷寵
渥榮邑屬寧津稱大地政成單父擅嘉名門前柳拂疑
僊令境內花明是錦城顧我相知年已茂
交情

趙氏遺芳集

瑞安峴西趙廷暉氏集鄉之縉紳先生遺其先君子德深甫詩文若干首及甫歿銘誌鄉人哀悼惜之詞文若干首帙成請名於予予閱之歎甫之德布而高廷暉氏之為因名之曰趙氏遺芳集又重為之序云趙為宋室之後南渡去古汴而散處江南若吾溫之永樂瑞平皆籍浚儀為秦王派下至今譜牒班班可考由德深甫以上皆葆光弗耀信乎奕世之傳明脉經稽本草祛疾活人其所施者博而獲濟者廣矣因是德稱於人嗟歎不已

而咏歌之大篇短章金玉交奏誦之使人毛骨森竦恍
然見眉宇挹光露而不知九京之限也吁今不可作矣
見其集尚能使人歆慕而況當時聆其緒論沐其德澤
諸君子之有作也宜矣雖然自非賢子孫寶輯而類集
之則將為覆醢醢穴蟲鼠如電光泡影之不常焉能保
之以示諸後乎若廷暉氏之為可謂知所務哉後之人
尚當以其心為心則遺芳之集傳之愈久而愈有光焉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竊敢誦斯語以為趙氏遺芳

集序

墓誌

明贈奉政大夫脩正庶尹禮部郎中繼道先生葉

公墓志銘

洪武歲乙卯臘月三日繼道先生葉公卒迺孤思永奉

先志舉柩安厝于里之紫華山西谷峯下後十餘年思

永與余同官京師公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思永因持

公行實乞余銘公墓余不克辭按狀公諱葵字叔向號

雲泉逸民其先南陽楚縣鄉高貴里人漢大中大
夫諱望者徙丹陽句容晉蒼梧太守諱儉者再徙栝之
松陽傳諱仁揵仕唐殿前都押衙避五季亂復徙温之
瑞安郭公洋紫華山遂世家焉公曾大父諱鈺登仕郎
大父諱貫道考諱堡翁三世皆以孝行聞母汪氏生公
於元大德丙午二月十六日幼岐嶷警敏殊異常兒人
咸謂世德之祥徵年十八而失怙越三年母汪夫人繼
違養二弟一妹猶在提抱中公思厥考遺訓稽古力行

攜弟妹卜廬於前州治西峴山下教育之俾成人閉戶
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
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要嘗曰予始知道時思周子
不除窓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為
二及見得此理眞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方
此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
一卷皆研精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奥又述濂洛宗派
六卷異端辨三十七條括之以理証之以聖賢之大道

治平策畧二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詩文各自為卷有鏡清紀拙隨寓吟稿白石陶咏千餘章序紀銘跋雜著若干篇什忠義如宋文丞相鄂武穆王各序其事而系之以贊晚復作逸民傳未就而公已捐賓客矣公之學以敬為主以靜養為功夫反求諸身心而務為深造體驗故言有根據而文有實用非剽襲影響者倫也風度奇偉識見超卓至正初時尚承平公與昆陽趙伯起登峴山憮然曰後數年天下將有變乎吾不能與君

優游如此也故不樂仕進酌古議衣冠之制曰當何如而為朝服何如而為官服何如而為斯民之服至其身之衣冠已自異常人及我明興改制度如公所議者居多故趙君送公門人任清之叙稱公有先知厥配峴山董氏有異母弟幼失怙舅氏臨終以孤託公且令均其貲產公惟經紀其家一毫無所取仍以妹歸其孤而厚遣之畢二弟婚尤盡友愛至正庚寅山海寇表裏猖獗迺攜家避地南塘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為憂患所移丁

酉徙寓鹿城六月晦大風雨壞民居數萬間公寓亦壞
永嘉林鶴舟雅志好士明日歷唁諸縉紳皆有所不堪
惟公擬拾遺編風雨中從容自若林退謂人曰吾見葉
先生眞有道者氣象他人莫及也每出城市經游丘壑
時人爭先覩快輒以神仙目之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
公柱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參軍胡公仲淵咸敬慕而師
事之三寶公前守瑞安與公鄰居不克見及守郡既去
處松山因友人求與公交一見歎服以為天地之高厚

山川之融結浩蕩日月星辰之照臨著明方諸公之人品豈虛譽哉章中丞始鎮栝即率子弟同受教尋延至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子蘊德依歸焉胡叅軍迎入栝軍敬事尤謹栝士大夫聞公至爭就問學胡公遂梓其明辨工程廣授學徒栝人任清胡公將校也氣剛岸年逾四十求受學公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歸靜專後遇難為忠義士公生平未嘗言饑渴倉卒起必整書輯杖屨晝必焚香讀書夜必與子孫講解一食一息有

法雖造次顛沛不可亂門人鄭君希誠善學而知道者
謂公氣象如程伯子後生宜及時親炙人服其言國朝
吳元年大兵克温城公歸紫華山結廬巾山下塘邊娛
情花竹泉石復居白石山逍遥山澤中世事艱危征役
煩寡不以介諸意惟知抱道自樂以終餘年粤乙卯得
少疾揭書張子西銘於壁臥其下語迺孤以死生晝夜
之説諸族人昆弟羅床下與語如平日尋起如厠整衣
復臥俄然端視而逝享年七旬公少孤事大父母至孝

處兄弟宗族盡恩意學無師傅而造詣獨精純其持敬之功性命之說足以參同濂洛一時四方學者景從焉及卒從弟蕃私旌之曰繼道先生嗚呼名其稱情矣配董氏夫人有淑德善相善教與公歷艱危播越無怨嗟公刑家之道又有徵也男一鼎字思尹改字思永以明經薦與余同登洪武第一科甲子解榜授魯府長史歷國子司業禮部郎中秩秩有聲娶塘坊唐氏繼陶山張氏側金氏孫男五操庠生揀捐擬蘄女孫一勤適陳侃

曾孫男十二首尊蓋芳著昌妥孚隱淵統終併系之銘

銘曰濂洛風微異説擾擾正路榛蕪軌與於道紫華孕精篤生哲人不由師傳咀嚼道真敬以持心靜以養性一之緒克紹其正抱道而隱以全而歸有子榮寖西谷山輝

忠貞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卷二

傳

安福劉球翰林侍講贈學士

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

藺子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嗚呼斯言也求之古人在漢惟諸葛公在唐惟韓文公顏陸張許之數子在宋惟文李陸張諸君子在吾朝則卓公敬其首稱焉公生而

資質秀敏穎悟絶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輒去終身不
再讀詩辭宏婉有一唱三嘆之音為文精奇警拔磊落
光明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羣兒嬉有見者異之曰斯兒
骨髮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爾性至孝讀
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
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兕牛憑之而去及歸發門乃
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既而領鄉薦登洪武戊辰
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立典則未備諸王服飾

僭踰公乘間白上曰京師天下視效禮法細紀攸先陛下自即位以來汎掃腥羶澄清六合蓋欲家喻户曉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聞諸王在禁中服飾尚有擬太子者然則何以令天下耶帝笑曰卿言是吾未慮及此也由是益器重公而或乃以太剛則折為戒公謝曰敬一介寒微荷上厚恩驟登清要官以諫為名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而已禍福非所計也且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之益

力陛授宗人府經歷再陛戶部侍郎建文皇帝登極時
太宗皇帝已封燕矣公密奏乘其不意請徙封之其畧
曰燕王智慮絶人雄才大畧酷似先帝顧其為人必非
久在人下者且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邈士馬精强金
元之興皆由於此今宜及其未備徙封南昌則羽翼既
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不然彼志得行則謀
無不遂大舉而南建鎮東下當此之時勢如瓦解陛下
孑然一身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能為矣夫將萌而

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非至剛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剛者莫能斷未動而見非至靜者莫能察惟陛下留意焉疏入時帝坐便殿大驚手袖以入翼日名見曰卿何得出此言燕王骨肉至親卿雖慮事深長其謀當不及此公叩首曰陛下以燕王為至親楊廣之於隋文不尤親乎一旦讒言入耳父子之間遂行弒逆此豈人情也哉臣言是願陛下察之且帝王之孝以保安社稷為先小節非所論也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吾方思之事遂寢太

宗皇帝南下時公已被執首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此
小臣得非前日裁抑諸王者今日爾復不臣我耶公厲
聲抗拒辭甚不謹且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
帝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美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官之
時使中臣諷之曰今皇上帝叔也建文皇帝侄也事屬
一家忠無二致公既盡心前朝何不移忠今日昔管仲
不死小白魏徵再事太宗故事可師何為徒自苦耶公
泣曰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魏徵為言此非

所以望敬也夫以武王聖德而夷齊尚不朝周先帝正
朔相承畧無過舉一旦利欲迷心遂行篡逆吾恨不得
請上方斬馬劍死得見先帝於地下爾爾復欲我臣之
亦何心哉帝知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姚廣
孝不可以為陛下雖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駕
燕都必殺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強蜀王富盛敬雖一介
書生實英雄才畧也今若生之則彼得行其志移檄諸
王聲揚大義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傑起兵

北來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昔吳王不
殺范蠡而蠡卒臧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
有幾不可失也使先帝果如敬言陛下豈有尺寸土地
即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族公臨刑殊從容但
嘆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一旦變生畧無措置敬死有餘
罪但恨不為兵官得少行其志爾神色凜然經日如生
公有高世大才而未及大用太宗皇帝甚愛之雖為姚
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嘆曰吾國家養士三十

年不負其君惟卓敬爾公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
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不各造其奥尤邃性理有遺書
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
之曰一室蕭然惟書畫數軸爾嗚呼公之大節與天地
日月河嶽相與悠久者自有史冊書之固不俟球為之
傳獨念自入庠序時往往聞先輩鄉先生論公忠孝之
事已欲為執鞭而不可得茲來京師得公門人黃潮光
之子養正持其遺書及詩文併公像以相示球拜起歔

欵還其詩文且祝之曰斯集也自有鬼神造物為之相
護矧吾輩後學可不保重而愛惜之也即謹摭公生平
忠孝大節而證以見知之實如此且以忠貞私謚
之以伸生平所仰慕之意若夫行實之詳家世之美自
有潮光之年譜行狀在茲不贅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斯言在古固可數具人矣況千
百世之後者哉公當建文之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
以公為首稱焉豈非以其見之先而守之正故耶嗚

呼真可與夷齊者倫也或者謂當時兵柄在公則成敗有不可知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時宣德庚戌四月朔旦書

書傳後

樂清朱諫 吉安府知府

世變而節義明事久而公論定故忠義之事有晦於一時而昭於萬世者天理民彝終不可泯也吾鄉卓忠貞公敬由進士官至户部侍郎事太祖與建文皇帝遇事

無所迴避為太祖所器重言多采納如諫諸王
帝得其奏疏雖加驚歎卒莫能用迨我太宗皇帝天兵
渡江被執不屈時使中使諭之以意將復官之公抗論
弗易從容就戮神色不變帝嘆曰吾國家養士三十年
不負其君惟卓敬耳仰惟太宗皇帝惜公之才而高公
之節不忍之意發自臆中特以姚廣孝所譖而決耳噫
吾太宗之德媲美武王而廣孝不識夷齊為義士者深
有媿於太公矣夷齊餓死民到於今稱之忠貞公之死

又有慘於夷齊者沒世之名當何如耶公沒後所著詩文數十卷時失其傳今無存者嘉靖癸巳秋諫游南雁蕩訪先生故里得劉忠愍公球所作一傳於近鄉父老語諫云卓公死後其女沒入官奴宣德間赦放回籍歸於梅司巡檢陶姓者其言談頗類忠貞公見者為之流涕稱曰卓氏女公死百餘年而鄉評士論耿耿不磨赤山周先生易以提學御史謫官判溫州即松臺舊祠以祀公諫拜祠下求公實事未有也偶獲是傳而

讀之使人毛髮灑淅且驚且愕真直筆也雖或有未備而其不屈之志亦可以意求而得之矣嘉靖十二年癸巳七月望日書

甌寧趙秉忠邑令解元會魁

論世者於靖難時諸臣之節率方諸夷齊愚殆不謂然夫成祖以子繼父建文以遜去國非若盟津鞠旅子姬改物而當時諸君子明委質之義若甘駢首之僇激天地之臨者騰吠堯之聲蓋人紀肇脩風教斯烈高皇帝

重揭混沌而作士氣之休澤也諸君子之死事唯以白
吾之無所逃而罔以詆上之乘取非其有故微子去而箕
子奴自靖自獻於先王而已矣奚擇首陽薇哉且夫龍
蛇陽九天實為之殺運未除達者知幾聖人出必神器
主使懿文不蚤世必能為泰伯之讓太祖不彌留必能
為伯邑考之舍揖讓邁而諸臣可無紛紛也悲夫其時
惟卓侍郎諶炳哲而就從容南昌一跏趺刃數語讀之
尤有遺憾悲夫公死而成祖褒嗟之肆今皇上益尊寵

秩祀之蓋兩涧凡十有二人而公褒然為俎豆尊榮矣
公瑞安人其祠在西峴之山其傳有忠愍之筆若遺稿
若祭法咸秩秩前賢有紀余承乏茲土謁公徘徊祠下
不能去稍為銓次其刻集已敷其給田之逋黠者縄而
籍記之以授其裔孫俾潔奠盛肅景仰因輒論白請難
時事以附於卓公傳後萬歷丙子書

遜國臣記卓公傳

海鹽鄭曉 刑部尚書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憑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户科給事中改元士尋又改為士源又復為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為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户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絶人酷類先帝且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

也宜徙燕王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暈時
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
君覽奏大驚袖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
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屬聲不遜怒
矣事竟寢文皇帝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屬聲不遜怒
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姚
廣孝惡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
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洪三族文皇

當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
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
文地理律歷兵刑皆能究察文詩峭拔磊落所著有詩
文五十卷 載吾學編季贊續藏書畧同

騎虎記

烏程沈璟遴奇

卓敬瑞安人所居地名卓嶼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夜
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晦冥中迷失路遥見林外火光

趨赴之乃一小院落也內有讀書聲扣其門有一童應
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來使吾相候敬仰視其門扁題
曰體玄院遂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前揖之翁起
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毋疑懼乎敬曰歸省乃
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艱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
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僅有少枯葉郎君且
燎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為誰童子曰
先生不欲人知其名每向人自稱逍遥翁又問子何名

曰少孤敬疑為隱君子也脩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中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遥翁敢以為請翁曰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久亦還故山耳郎君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郎君既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子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

不能款留敢以此為贈敬辭曰吾書生將期匡濟天下
關　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
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
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自理會也敬
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遥窺籠中諸物悉箠桶
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
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
穩無恐須臾及門遥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寢驚起隔

墻應之曰夜已向闌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具以告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一黑虎逸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傍有一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跡歷歷尚存焉（見續耳談郡志脩入紀異中）

王嘉榮曰當讀遜國臣編至雪菴和尚及補鍋匠諸

人當時皆有契於逍遥之旨第卓公非不知出此而
以身殉國寧死無恨蓋其天性然也忠孝如公志用
世如公肯與狐伏鼠竄者同日語哉説者謂宋文山
之死以留夢炎卓公之死以姚廣孝嗟夫設令不遇
炎孝二公遂為時用即即不然果為頑民已耶竊意
僧帽之贈籠中之示必有神焉以彰公大節詎曰試
之而已按潘閬字逍遥宋初大明人為王繼恩所薦
太宗召見賜進士後出入盧多遜門下多遜敗服僧

服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閒素行本無足觀然始末大畧頗類卓公風雨昏迷逶迤迎接語似係閒授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主將興憫公忠孝天性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閒之生終不及公之死矧公又非僅委身為烈若方黃僨國者嗚呼公洵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備錄所聞以俟蘭臺石室採掇烏程沈遘奇沈儆垣續耳譚瑞安王嘉榮述

參考

按東莞陳公建通紀壬午六月癸亥靖難先鋒至朝陽門外甲子屯金川門乙丑入城至巳巳文皇即位後乃誅户部侍郎卓敬敬初密奏徙封建文莫能用至是上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謂道衍曰向者奸臣各欲首先闕　唯敬諫徙封内地建文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就僇

按武進薛公應旂憲章錄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三月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亨泰等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於太學著為令是科得卓敬齊泰

按山陰陳公汝元浙士登科考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瑞安三人林挺三甲卓敬榜眼郭眞二甲自洪武戊辰科至萬歷戊戌科榜眼共十八人首卓敬陳汝元曰元查王世貞科試考是科第二人卓敬而俞憲

登科考乃以唐震為榜眼并遺卓敬姓名令從科試考改正

按浮梁陳公大綬萬歷戊申冬以浙江督學使行部按東甌屬邑令清江張公如霖訪公滴派裔孫命守公祠仍於卓舉題曰明卓忠貞公故里於滄洲題曰明卓忠貞公遷居故里於寶香題曰明卓忠貞公讀書處至今故老猶垂涕云

按安福周公鳴萬歷庚申秋以東甌通守署縣事亟

修公祠邑令康公繼之祠遂竣時學博開化汪公令德董其事其移文畧曰卓公遭革命之初殉浜躬之志疾風勁草砥柱迴瀾猗與聖明獎爾君之不負睠茲安固崇秩祀之有嚴顧庭栢鞠為園蔬時移事改翳披丹阨於藏碧觸景興懷云云汪公為給諫慶百之父給諫有匾以顏公之堂曰不負其君中標長陵

玉音蓋橋梓倡義云

祠記

安福王士翹邑令南京副都御史

嘗讀劉忠愍所著忠貞卓公傳嘆曰未雨之謀不行殺身之仁益烈公之死忠也成祖文皇帝重惜公死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唯卓敬耳則我成祖之義也微成祖不足以知公之忠微公不足以來成祖之義君篤於義臣安於忠此國家元氣所以培植渾厚億萬世無疆之休忠義實綱維之公瑞人祀公於瑞宜也前令吾邑西溪朱君祀首崇節義始即西峴山以為公祠王

子士翹令是邑又從而新之創田十畝及查北壇西畔隙地歲徵租以供祀事嗚呼精忠大節炳焉霄漢公之死義盡仁至矣向使公而弗果捐生我成祖固將柄用之況祠於後世於一邑乎崇明祀樹風教達之天下君子以為猶有俟焉入祠拜像忠義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者其為臣可知已是故祠以祀公所以教為臣也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秋七月既望立

永嘉侯一元 江西布政使

夫委贄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故處平則靡室弗子若爲家無遺財居無樓臺若諸葛寇范遭變則存孤踐言碎首湛族若程荀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自世人視之以爲蘄絶之行而君子由之以爲經常之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乃今得烈烈歸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得明薦其溪毛

侈之薦紳得顯著之竹帛以風於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也蓋天有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乎不可然而光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岸深谷之相為非地乎不可然而高高下下其常也人有常道謂南巢大白履霜雉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我成祖其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順天應人而廢夷齊之義漢赦季布唐獎亮君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羣策羣力

以濟事者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
乃人主自為社稷計也蓋嘗疑之夫忠貞諸公駢死參
夷曦耳而帝心旋霽德音屢發曰不負其君唯卓敬爾
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於是網解禁弛垂二百年
而世猶難言之是故忠貞私謚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
天下之人相率以忠為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
何以請博士倚席又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乎天
啓神孫推心聖祖間若孝事兩宮因霈然下明詔酬忠

魂求其後天若增而高日若濯而明而卓公者吾瑞安人也瑞安林博士莊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卓氏之遺孫而錄焉謂元郡人當記公事又曰始傳公劉忠愍公球祠公者朱令祀為之祭田為之門役者王令士翹恤錄其後當奉詔以從事者今周令悠而四人者皆安福人也江右信多賢哉謂元嘗長江藩而列四賢之美亦不偶然矣又曰祠故燬莊亟走告令令亦亟圖恐後一起而新之

者則杜令時登之力也於是明詔未下而官師相勗心有同然詎不信哉或曰中庸之道有蹈白刃而蹈焉者未必中也按傳戕公者蓋姚廣孝非帝意也假令姚不蝎公公可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是有初矣乃余於公而憬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為之觀卓公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

以為兒是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大忠深慮批麟於高
皇帝之朝誓死於縲紲之時嘗之以管魏之業惻然而
不忍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湖不足以
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夫人之未仕也其
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
子之仕也或流涕以決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
忠遇事則不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為長吏則不得
不子其民為師儒則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不貳心

之純故為治為教為惠愛為廉吏為直諫為死義千節
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故凡為吏而
不閔人不提身而自喜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二心於
其身其家者也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蚤用
則東平德流於漢宗王季讓光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國
家兩完矣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君臣父子之間大
明社稷奠安萬世無斁人臣當都俞吁咈之不暇而何
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者師其不貳心焉可也是為

記隆慶六年冬十二月立

新祠記

侯一元

嗚呼謂忠義人之性耶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而叩馬者獨夷齊何寡也謂忠義非人之性耶夷齊至孔子已六七百歲而民猶稱之不置何長也余觀文武一道也叩馬於武者即前之歸來於文者也二老一心也奮於牧野者即前之興於海濱者也何哉民不救則妹邦

之湯火終不能以返諸衽席而義不立則委裘之植又何以逆折覩覦者之心天地何以位而人紀何以張哉故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功之大而廢萬世之義之長也始卓公之死靖難也法重禁未弛也然人之於卓公抑何勤勤乎作譜狀者則有黃君潮光謚之傳之則有劉忠愍公球而前後令尹於斯者得小影塑之於射圃亭則有高君賓自鬻宮即峴山而特祠之則有朱君祀增飭而亭之碑之則有王君士翹燬而復之則有杜君時

登雖公始遇難時我成祖亦未嘗不再三欲生公也而公則必之死既死矣帝又從而嘆之曰不負其君唯卓敬耳綿綿延延公論如火彌蘊彌赫於是萬歷改元神孫御世推心聖祖輔世竭忠扶植世教明詔霈下恤錄而祠祀之而前令周君悠奉以從事惟恐在後俎豆大張而前之私祠之者乃始得煥然於光天白日之下余嘗欣躍之以為經道之一初也卓公既與其儔共一十二人血食會城而峴山之祠乃獨以地形不善突聳傾

斜日就圮廢有名無實又六年為歲戊寅兵憲吳公自新既至臨莅訪求迺下書瑞安曰卓公精忠報主大義致身千古流芳一邦增重即今聖恩被普公論大明表章垂範有司之責詳語絶諄懇也蓋兵憲公為治詰兵明刑成民造士靡事而不責實而令令齊君柯尤惓惓志古循吏上下一心又明年庚辰則憲節復至躬謁徘徊相與定議得官之廢址於邑治南偏百餘步南北袤三十三步有奇東西廣二十四步於

是兵憲公首捐白金三十兩而餘則令尹齊君自任之不以煩民爰以是歲仲夏之三日始事南向為堂歲二丈一尺廣三丈六尺深四丈乃龕其中而即其左右為耳房各廣一丈二尺崇視堂殺二尺深與堂前為中門鏡堂三楹崇一丈七尺廣四丈三尺深五丈其東西為廂房各五楹共廣五丈五尺其崇一丈六尺深一丈二尺東出為祠門崇一丈四尺廣深與

崇門之外東距治南官街門之內西距民居約三十

六步有奇周垣繚繞爽闓雄麗丹堊維新季夏之四
日遂告成事蓋役不逾月也費凡白金八十兩闕
不知所從出也豈不亦子來之心而責實之驗哉夫
儒者多方吏道多端然大都不過二途而已蓋治忽
視諸義利而王霸辨諸名實故卓公義矣則不以身
與宗易諸勤卓公者義矣而風雨之飄搖神靈之
所以長治也名為祠卓公矣則不以重法易斯固世之
不棲其又如實乎哉是故新之以妥神也於治前者

以近民也卓公於家則至孝於國則大忠忠孝所以勸也諸所職軍國六曹之務至殷矣而風化最先者風化重也謀之以歲者慎也成之以月者敏也其所以致力於神者如此也又況所以成民者哉故曰責實之驗而治之所以純王也於是齊君使其博士謝君國光來謂元請文其石元不佞則以平日所槩於鄙衷者文之如此云萬歷辛巳歲季冬望前五日

立

重脩忠貞公祀記

劉康祉 兵部主事

卓忠貞公祠在郡城北孤嶼中與文信公東西峙烈
春秋時享矣而公瑞產也邑舊有公祠而以地僻左
四方輪楫所不及漸蕪廢以圮給諫太末汪君以尊
人司訓瑞邑來省侍暇日縱步祠中俯仰循覽墻壍
棟撓苔肥草深蠹書衣佩俎豆之几雀鼠家之君亟
以告司訓公公悚然不夕寧也於是友人李林兩

孝廉聞之悲且喜偕以告之署邑別駕周公周公聞之兵使者錢公咸色動神悚從事若不及會邑侯康公至事益以集矣而司訓公且身為之植拮据土木間雖已遷不忍離去必待其成乃已於是公之祠煥然益深閎靜宏也祠在縣治前數十武東臨孔道門標綽楔入門廣除廓然右為土地祠左為省牲之所折而北入二門左右闕

縱若干尺橫若干尺

而堂臨之闕

尺濶若干尺中為龕則木

主南面妥焉二門舊為莆田阮學諭募建工未半而
偕計行今囚而葺之廊廡稍加丹艧餘皆更新以天
啟元年正月廿五日經始斷手於又二月之晦司訓
公授管於小子祉令記之夫惟公之大節不必論而
獨於修祠一事咨嗟嘆羨恨不及古今之論忠臣義士者
悼其志之芳遇之慘而不知天所以大奉之隆知其
節烈之標映寰寓而不知其功之潤被社稷也夫人
主之威怒能燔炙環海亦至燀赫矣當君遜國移之

日廷折真主碎玉之期已臨吠堯之語不輟於是天
怒震加迅霆迸下齊斧削菌車輪轢輾而公之七尺
埃飛九族灰颺公亦真闕然氓然矣然當時吞聲痛
之稍久涕泣道之愈久則尸而祝之祠而守之敝而
更新久而不衰名公巨人一倡而闞闞之羸夫窶子
奮蹶疾趨還顧其身未必有環堵之容其先亦未有
一椽之奉而惟公祠之新敝以欣以戚也則公之身
何嘗亡而宗何嘗滅於是九重之威怒不得不稍遜

而忠烈之人隆隆炎炎獨神於宇宙矣或曰公則完矣倬矣然文皇帝敵讐也臣子誼敵王愾諸公之新之也非為公之也亦文皇帝所欲聞乎噫諸公非親遜國而疎文皇帝也為文皇帝之天下也夫公主與族自殉之也夫人主已食其禄一往不回而身與族自殉之也夫人主亡啓萬里所恃以無震驚危隳者人人金石之心耳今表章英烈風厲鼓動令大小遠邇咸知食焉不避之誼則人主所倚畏何如則暴之據鼎耳而宴如趨

沸湯而若歸者所以護九鼎於四維之安而焚灸七
族以完一念者正令聖子神孫為億兆姓之從維
拘繫而不可解者也夫乃知君臣父子之義灌注
宇宙間惟人之所為之惟國家之所用之欲為名
誼則名誼欲為事功則事功如江湖雨露以之滌
浣污穢還之皓暠可以之滋漑含生達之卷茂可
以故若兵使者若郡邑諸公皆於軍興浩攘朝夕
不暇之中而亟亟回慮於茲而司訓之薄宦給諫

之旅游兩孝廉之食貧先後補葺如捍頭目知國家
之所係在此也則其心骨之磊落挺特俱可概見而
公精英之所攝益深以長矣錢公暨諸公姓氏邑里
踐歷及輸財助力之人姓名附左方時天啟元年中
元日

祭文

安福朱祀邑令

天下之事途雖殊而歸則同君子之行迹雖異而心

則一故武王之伐不失為聖而夷齊之諫咸稱其賢我太宗奉天靖難武王也公殺身成仁夷齊也兩全其美各歸於是萬姓咸仰豈祀等一二人之私也哉顧公廟祀久曠鄉邑奚觀祀生也晚忝牧茲土爰新厥廟兼崇祀事庶綱常有賴風化攸存焉酌泪羅之水固媿蘆豆之有楚採西山之薇聊供忝稷之維薯伏冀尊靈來格來歆

王士翹

於戲君臣大義並昭天地充塞兩間浩然正氣公炳幾
先侃侃直言大厦一木百世凛然決志殲身存順歿寧
從容就義庶幾成仁臣無二心維天之經如公之死夷
齊等倫宛矣戡谷令名昊暴國有義士社稷之福命脉
精神一絲千鈞不有君子誰為干城先民如岳公其繼
作遜志諸賢與公同躅維士維令唯公是訓願言丕振
此邦之運維茲安陽我公之鄉傳者忠愍曰月爭光峴
山之西芳草凄凄横江潮汐萬古含悲明德維馨廟貌

宜新崇祠有待聊薦蘩蘋接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邑令王公移文月用春秋之仲日
維丁後之庚舉無
愆期永為定例云

南海譚用諫邑令

維公明君臣之義決生死之途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
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之丈夫孤忠大孝
輝耀丹書風流餘韻振厲鄉閭用諫等忝吏茲土仰止
範模維茲仲秋謹以牲帛禮祭例脩勤渠維神其右諸
惟神其鑒諸

劉畿

嗚呼自昔節義之臣恒膺褒崇之典匪獨昭一時之激勸實以植萬世之綱常故封雍齒而漢業悠長贈韓通而宋祚綿遠率是道也惟我卓公海嶽鍾英星辰列秀抗疏於革除之紀致命於靖難之朝大節凜乎氷霜孤忠貫乎日月成祖嘆賞之於先列聖肆赦之於後其視封雍齒贈韓通若益有光焉是以生公之鄉聞公之風若若于忠愍之捍虜孫忠烈之死難率相繼而作用培

我宗社億萬載之鴻圖者非小補也矧茲安陽乃公故
里頃值文運之衰蕪以海波之振自非邀靈於先哲何
以綏福於後人畿等猥以譾劣叨守封疆慨仰止之有
年幸瞻拜之孔邇謹遴二分之庚式脩祀典之舊伏惟
忠魂不昧英爽如存為睢陽之厲鬼殄小醜於無遺振
孤竹之清風起斯文於未墜

江寧吳自新 浙東兵巡道終
南刑部侍郎

嗟乎大臣事君垂紳正笏夾輔優游此不足為難已惟

夫事變將形幾先獨炳揆長策觸忌諱言人之所不敢
及夫神器有歸綱常自任薄事功全忠義蹈人之所不
為是誠天下之至難也非以一身參造化忠貫乎日月
死重於泰山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天子明聖閔公貞忠
百餘年不沾俎豆而頃也敕祀追崇仰維嶽降實自皖
東而荒祠淪寂曷示褒榮余忝提兵職司觀風曾登峴
西景仰高風慨寸心之激烈曠百世而感通謀諸邑令
易以新宮意公之精神上薄玄穹而遨遊桑梓亦或眷

戀於其中時惟長至初報成功余適有事於茲土又獲
瞻拜其遺容薦以溪毛式展丹衷公其翩然騎白鶴而
下太空也耶

南昌齊柯邑令終臨安府知府

海嶽之邦安固之陽一時起振古之豪傑一身係萬世
之綱常公之孝聞里閭假鬼神而異虎顯其應感公之
忠薄風霆貫日月而飛龍察其肺腸逮列聖之肆赦表
孤節於寵章如方如于並祀會城而駕軼今古門生守

吏崇祀故里而歲秩蒸嘗隧峴山之僻隅匪忠魂之永
藏值物力之殫屈欲崇構而未遑動觀風闕　青守
土以恢張卜官基之宏敞意天造闕　扃以重門肅
以明堂惟祈棲靈奠宅愧非繡椽闕　茲孟秋之載吉
迎鸞馭以來翔煇煇乎麗空之宿轉閃焰耀晶晶乎沉
海之劍蓋露鋒錚柯等非劣忝司封疆展瞻依於山木
陳奠酬於椒漿邀濯靈之如在振斯文以寢昌俾為士
為吏者知有大節而千秋萬禩庶休有烈光

康元穗邑令已未進士

元穗叨莅海邦攷邑乘而景先哲雖名賢後先勗望掀然未有報國殉君脩蕪智節抗萬乘而甘九死有如公之憂絕者也公以綺年擬鼎甲補拾禁闥惟邦之炁俄而眞主龍飛闕報薄海之歸附方新孤臣之睠懷獨切公立朝慮危防微周詳委折賈太傅之哭滹晁內史之論列謀適不用底於杌亂不自已公可無執其咎而才賢夙著寀衷鑒徹茹周粟易商頑豈無王魏

之後功可反顏而施設矧其崇膴而慫恿於旁者又紛沓多通涉之舌而公慷慨悲思拊心飲血百折不回寸丹勁鐵鼎飴七尺之捐糜芥視九族之湛滅洵哉逢比之非儻而矚然夷齊之嫉潔遂使雷霆之威始厲而終霽不負其君綸褒昭雪而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益曉於委質無二之義謁公祠下誦公遺文不覺其低徊而永嘆嗚咽然則公雖長逝而維綱植紀功在人寰且浩氣磅礴凜風霜而炳日月公之英靈殆閱千萬禩而

未始消歇着也安陽故里神棲斯悦澗芷溪毛以薦芬
飲惟司牧之告虔敬摛詞而揚烈

忠貞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忠貞錄卷三

明李維樾林增志同編

悼忠詩

曹睦 翰林庶吉士

翩吹驚朝捲赤旌孤臣持節值艱貞綱常賴振千秋重
生死真如一髮輕心對蒼蒼誠激烈身殲汶汶獨揚清
同袍不減壎篪雅愁聽山陽笛裏聲

楊景衡　福建左參政

主聖臣忠未易論運扶義仗漢乾坤憑將國是輕生死
俯却宸衷一眷存不盡斷魂歸帝所子遺孤女荷君恩
雲飛古渡間來去天際長江自吐吞

韓偉　四川御史

力竭扶天腕折時此生肝膽有誰知高風能起千夫懦
壯氣端非寸鐵移北斗精光應未散南昌遺事最堪悲
直將許國丹心在猶與細縕塞兩儀

項旻 建陽縣知縣

綱常千古重君親臨難憑誰屈此身孝感有靈扶虎背
忠言無忌逆龍鱗五宗已逐孤臣老一女還叨聖主仁
壯志未酬豪氣在空隨明月度城闉

任道遜 太常卿

褒褒忠誠耀北辰高祠萬古仰明禋天生英武能平亂
公為成仁敢殺身宇宙有靈垂竹帛風雲無際展經綸
不須更采西山蕨溪藻年年得薦春

蔡鼎太理寺副

孤臣子立變俄臨萬古綱常定力任勁血直教當鑊鼓
肢骸何憚潤刀砧名山巨海培英褒白日青天照赤心
公論不磨祠廟肅風霜凜冽栢森森

周令通政使

鼎湖龍馭晏高皇靖難雄師震北方四海撫心安社稷
孤臣張膽任綱常事為已逐風塵化奏對猶爭日月光
正使夷齊論伯仲敢將王魏問低昂

李釗 九江教授

金陵雲暗走沙塵靖難王師逼盟津共擁玄黃依鳳翼
獨持丹赤逆龍鱗矢心不作殷庭客碎首甘為洛邑民
風撼西山明月夜至今猶為淚沾巾

黃思親 撫州府同知

長干秋色草離離劍化青山杳莫追生氣百年迴板蕩
先幾一疏係安危國家養士洵無負海嶽鍾靈綽有奇
却恐丹忠描不盡襄江如憩似公悲

程豫 莆田 訓導

高風曾憶首陽山仰止如公不可攀九族頓虛精化碧
孤臣垂盡淚成斑逆鱗今日猶驚膽寢語當年尚露顏
耿耿英魂隨鸛去月明華表幾時還

鮑鐸 常熟 教諭

仗義英聲振廟堂孤忠獨為植綱常從龍忍敢忘鍾阜
叩馬寧甘等首陽百鍊丹衷天共老千秋青史日爭光
寶香卓嶼尋遺蹟屈指誰人可頡頏

何格 沂州知州

日落鍾山草色蒼朔風吹雨暗長楊杓沉龍闕雲雷厄
星斂旄頭劍戟光桑土有謀人自闕經不墜死何妨
至今白露洲前水洶洶東流與恨長

林桴 石城府教授

敢褻心期一瓣香峴山祠下拜清光兩朝知遇恩榮重
百代瞻依感慨長正氣蚤收還海嶽丹衷元不媿穹蒼
亟陽遼邈忠魂渺獨對西風為涕滂

朱綽 吳縣訓導

仰止英標覺凜然孤忠耿耿日星懸不隨王魏收功業
直與夷齊照簡編風靜大江天已定雲連高嶽恨猶牽
故墟荒草應無問千古衷情託杜鵑

吳綸 湖州府學訓導

天挺英豪海嶽奇貞標叅識始髫時曾憑虎背徵原異
更逆龍鱗若獨持卓犖千秋留正氣寶香一脉寄遐思
千逢心事崇朝剖豈待西山餓伯夷

項玘 邑學生

一死報君臣節盡兩朝抗疏寸衷孤青編歷歷從頭數
忠智如公幾丈夫

李師言 惠州府通判

莫向當年問革除非關桑土計全疎周家鼎運天方屬
贏得綱常竹帛書

吳鎮 思恩縣知縣

卓峰屹立碧江皐閒氣鍾成名世豪赴義已甘探虎口

捐生何啻等鴻毛驚聞遺女還墟梓忍見窮碑沒野蒿
一點忠貞昭萬古空江長使鬼神號

秦激湯溪訓導

忠義知公自秉常非於分外著毫芒胸中已信同金石
天下何妨有鼎鐺本學舉燮崇揖讓欲回湯武復虞唐
遭時不偶違心事到底夷齊是頡頏

陳大訓郡庠生

孤祠肇桑梓空山儼遺靈俯瞰海東注仰觀星北傾寶

香舊憑眺咫尺煙水平馴虎提篤孝逆鱗值艱貞元會
適陽九未雨憂滿盈良臣不可願叩馬誰敢攖憐才荷
寢眷殉節寧偷生矢死靡它遺宇宙存精英報主誼無
二天王奄聖明歷歲億萬禩綱常與之并公生際革命
三仁齊令名吠堯與食周此理將安評顧求寸心靖疇
識太山輕倬彼盧陵傳感激同純誠吁嗟忠與孝末世
徒涕嬰鄒魯悵頹運頑懦振希聲冠裳玷茲土能勿汗
沾纓

虞書 恩貢

靖難忠祠何處尋窮碑高臥峴山陰風雲忽訝飛龍會
鼎鑊難回叩馬心四海有天人共戴孤臣未雨慮應深
國家養士分何負赫赫明謨已賞音

薛繼忠 霍山知縣

吾鄉挺先哲公偕間世精竇香讀書處浩氣浮太清憑
虎感至孝移孝輸忠貞培植自高廟幾微宸慮嬰天造
值草昧雷雨已滿盈豈不炳歷數豈不懷聖明許身既

有屬念之當誰傾臣忠主所眷節殉死彌輕公生有殊
表公死凜如生其君洵無負天語華衮榮百載緬桑梓
崇朝軫皇情褒祀渙大號俎豆邇靈英弭節下帝旁首
陽希芳聲人綱賴以柱爭似兆庚庚

林萬梅 南陽 通判

國步爭如革命時惟公抗疏冒鼷危採薇清節元無二
勁草孤忠更有誰家逐斷雲飛古渡心隨寒月照荒祠
廬陵遺傳千秋在讀罷令人涕泗垂

以上俱邑人作載舊刻

周鳴原任辰州推官

符命非無定鑾輿已改音謨言徒懇惻死節豈推尋惜
士回光霽成仁倩孔壬臣綱存烈烈國脉始森森北拱
皇圖壯東潛忠魄深山名齊曜淚廟貌逈寒心英爽長
松挺精誠旭日臨獸趨猶夜返霧散若清吟俎豆由殊
典掃除自所欽恍知神妥處風色動靈襟

康元穗

千秋生氣爽瞳矇沿沚窅然俎豆崇白簡霜飛銀界凜

丹衷風烈紫塵蒙香山隱徵憑虎易水蕭蕭直貫虹
吾向滄洲尋劍樹芳魂應作怒濤洪

張德明 廣東 叅政

繄惟革除際天意何分一以昌帝圖為世開太平一
以立臣極為道扶忠貞偉哉卓夫子仗義甘捐生砥柱
屹然立坐障滄溟傾綱常既標表日月迴光精乃知有
自來於事良有徵當其童卯日純孝根天經深夜馭虎
歸呵護煩山靈在生為烈士在天為列星餘勁鼓噫氣

猶足鞭雷霆明也産公里瞻言跋芳聲采采西山薇糉
以沅湘蘅再拜竇香麓佇立禮獨屏營天風灑毛髮恍見
來霓旌

林必成　鄖縣知縣

慷慨英風當國危殷憂曽進徒薪辭人言聖主承家日
我謂孤臣致命時一木難支千古恨寸心不負九重知
至今阜嶷峯前過春雨年年喚子規

劉康社

文皇龍戰定坟埏九廟鐘簴儼不遷薄海金甌歸共主
孤臣玉碎肯移天生前灑氣馴彪虎千載英魂繞杜鵑
化鶴猶歸故鄉吾忠貞祠廟海雲邊

陳堯言 己未進士

當年國事際亨屯不負丹心屬老臣純孝肫肫馴虎性
孤忠耿耿逆龍鱗桐封若就先幾疏楓陛誰蒙後日塵
千古首陽昭白雪仰公高節獨嶙峋

周應期 禮部主事

綱常負荷此孤身忠悃先教達紫宸薪徙預謀安社稷
鼎鬲濱死見君臣留丹一寸心如結化碧千年血有神
讀罷遺編倍惆悵不堪杜宇正啼春

李光春 廣信府推官

為君為國為綱常恨不兵權借上方觀變密謀防北郎
蕃時先計徙南昌飛龍天錫英君祚逐燕人悲烈士亡
落落忠魂何所傍千秋星斗夜光芒

李維樾

遜國踐阼初扶桑始昭晢陽德云乍亨彌綸見章臬公
抽五色絲欲補山龍闕便殿陳嘉謨幾先啟萌枿家令
空綢繆賈生何憤切帝運方屬燕閩紐垂已齧御闥倏
焚如禁門幾蹀血率土孰非臣旅進隨茅絜固非公所
能臨危甘仗節回天力不任伏吠日聲難轂蘭隕芳未捐
玉碎光逾潔至今襄江濤悲風為嗚咽神廟渙綸音精
禋表忠烈編摩錄遺文耿耿懸日月邑子挹餘芬焚香
讀苔碣溪毛薦芳鮮寒泉滌清冽

林增志

高皇尺箠掃羣孽六龍南飛御天闕手挈神器歸文孫
兩戒河山開日月燕國黃旗高彗雲南內闕宮俄自焚
徙薪不救燎原勢孤臣淚雨空紛紛阿誰了鳥具章服
望塵雅拜迎新君新君自是高皇子人道一身可無死
孤臣頸血偏逆流要濺新君御袍紫血凝為碧烟不磨
千古英英照青史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今有士
安陽遺祠蘋藻香忠魂歸兮歸故鄉我歌九歌擊如意

恍見騎麟來大荒

忠貞録卷三

忠貞錄後序

余讀羅文恭諸書之紀靖難也維時神旗方指寶鼎旋新緬追金川之迎鑾勸進者日百若而人北平之望風解組者凡二百若而人乃始扼腕於壬午諸臣未嘗不泫然而悲曰壯哉卓公非浩然正氣令人有易水蕭蕭意耶夫扶輿之正氣最稱善集集於松栢則爭勁於霜集於金石則爭壽於嶽集於人心則爭垂不朽於乾坤若公者洵三十年養士之正氣集於一人哉說者謂大

統之既正而殺運之未除也痛六尺之矣存撫五宗之
倏燼疇不以獻琛者為拘常矣噫嘻
仗神武以恢八紘者原不以沉淵埋嶽之烈而貶聖仗
節義以繫九鼎者亦不以升陑誓牧之師而貶賢蓋英
主頑民總皇天生之以柱宇宙亦各行其是而已矣公
之死正公之所以為公哉或又謂公之死也少師與有
力焉是正不然公以天挺忠孝其生平之自矢蚤已決
矣少負奇徵壯登鼎甲洞天人之玄機衍周卩之正派

蓋通達似賈之一疏蹇諤似文之六歌不啻以身薦之
況以鄉先達如許忠簡陳文節葦忠義之灌注已深矣
夫安知少師之戕公非以成公也若是正氣之集洵浩
然而獨存也與哉肆今煌煌華袞表忠治城俾公昔日
之成虹化碧者一旦褒然與卞將軍並雄寧不可以作
怒蛙之氣壯孤鳳之鳴耶先是公之遺文及傳記類前
令吳門劉公繼業已表章乃歲遠湮沒今李君蔭昌林
君可任寤寐於公舊矣因奉新令日頴康公之德意遂

謀諸經欲重訂以付剞劂余謂公不顧其身與家矣即
文之表不表奚顧哉第正氣之在扶輿人原具有追憶
襄曰雨花臺之遊見正學公之墓道標題炳朗又未嘗
不為吾卓公哽咽寧忍令其遺文泯泯不可物色乎遂
為之詮次且以奉常黃公孝廉陳公并附於後夫蘭桂
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詎非吾卓公之淵源有
自而正氣之在吾瑞洵後先輝映如持左券哉故不自
揣其不文而漫叙之用以為正氣之一助云徐一經序

忠貞錄附錄

奉常黃公傳

黃養正瑞安人名蒙號志穀以字行父潮光官國子學正為卓公敬門人敬死靖難潮光為著年譜行狀并收其遺像嗣後養正持之乞劉忠愍傳養正自幼岐嶷聰慧善楷書七歲隨父赴京永樂中引見授中書舍人朝廷碑刻宮殿坊扁多其所書性尤端謹博學工詩文宣

宗皇帝甚愛之南還時執手賦詩以別正統七年任太常少卿已已之變先事陳諫弗從乃扈駕於土木也先衝逼行營臣屬無不驚悸養正獨毅然衛護無所畏避至駕北狩慷慨既死之衣冠歸葬天順初追贈太常卿仍錄其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以旌其忠見郡邑志再考大明一統志

送黃養正二首

歷事三朝聖曾蒙當宁知手持五色筆常在鳳凰池雪

霽城南路春融柳外漪還家自足喜報國豈應遲

文明門外柳頻折送人歸竊祿吾何補懷鄉志屢違越
潮天際白吳樹雨中微羨爾乘仙舫東南去似飛見東里集

孝廉陳公傳

陳茂烈字時周世居瑞安嘉獎鄉五十都大坑山祖以
軍功注籍福建興化衛總旗時周髫年往繼父戍役遂
棲郡梅峯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
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
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録登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
拜白沙陳公獻章顧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且告
以為學須靜一又退而作靜思録具自叙畧曰水動則
波波則涸止則澄澄則照故波雖不與涸期而涸自至
澄雖不與照期而照自至動靜之分也觀水可以見心
矣是以貴靜思也孔門顏曾后若周濂溪氏者志慮高
潔默契道體亦以思為聖功之本又云靜則虛虛則明
明則通嗣是伊洛關閩動靜夾持内外交養咸恪守此

道士欲希聖賢而尋向上去可不從這裏做工夫耶初
授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
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
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又吉俗健訟
一詞所逮多至百十人乃下令告者無得株連妨生業
及訊鞫則親名至牒前以理辨析不妄施刑民亦往往
輸情去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
解得寬霽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餒死所知

覆以敝裘為救名入為御史恪慎供職冠服朴素借人一牝馬乘之身若無官然大臣有縱子受賕者言官交劾不違茂烈申糾其罪勒致仕崔志端者起道士為尚書再疏論之謂以羽流而任天子喉舌股肱辱國之甚莫逾于此不報乃以母老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推官母年雖高尚能就禄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逾老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

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感被天寵即
擬捐糜莫能報答奈慈闈哀遘夕照如飛君恩尚可以
再酹母年不可以多得況臣未有男嗣又無弟兄一母
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
餌誰為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子則保
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臣母
子至情放臣終養使得盡尉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

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尚祈涓埃之報於將來再効
犬馬之勞於未死矣詔從其請歸家力供甘旨短床敝
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
盖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役時周白守還之母使野人
添事而溢口食也妻子服食麤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則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録嘗云儒有向上工
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

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又援侍郎潘禮例
請上特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
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
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
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
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
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萬狀臣雖勉盡心力之義
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迨哺

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窮不安上不允茂烈以母
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
寢地疾轉亟亦卒林少保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
揚為後先是正德初歸瑞安省墓擇二族子以行惟遠
揚可教留而教之至此乃立焉馬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
御史王應鵬薦云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
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優恤其家見素
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

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見邑誌再訂興化志

臣記

及鄭端簡孝卓吾名

陳建曰按陳孝廉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粉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酸咽興感想當草疏時未嘗不肝腸摧裂淚隨筆墮不能為心之甚也倫錄此疏當與李密之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與陳進士時周書

時周菽水之養自垂髫迄今垂三十年韓退之稱孟東

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遠混與世相濁獨其心
追古人而從之時周蓋有之矣時周別去益思時周平
生履歷之難大畧與老朽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
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須閱
日詩云有母年齡暮 闕 老母生
任錦段拈香拜儻酷洗盞與獨慙非節孝未了百年心 儀馬敢却揣分故難
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抑聞之子不私
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外取舍之宜以

事親盡愛日之誠與深莫及之悔在我而已見從祀真儒

忠貞録附録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周丕